

春秋左傳詁

冊八



春秋左傳詁十九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五行志引作翟泉水

經注

**詁**

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又京

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

池水名翟泉又曰舊說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萇宏城成周乃繞之

水經

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偃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

義也

漢書義作誼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

甯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

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

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註按

宋本皆以闕字絕句是也今讀者皆然殊不知古人多以闕公氏

句三字連文元卿始以闕字屬上也元卿名字未詳疏中屢引之

榮駕鵠曰諸本或誤作駕非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

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

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

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

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註鄭元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

其宮也文苑英華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註郡國志廬江

郡舒有桐鄉杜同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

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

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註按趙岐孟子章句公輸般一二云魯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衍公爲名皆相類岐說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孔子同時又按鄭元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考季公亥字公若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諸本君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註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  
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按  
說文鷩鷩五方神鳥西方鷩鷩則鷩鷩是神鳥名馬云似雁亦略  
相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詞大招曼鷩鷩只王逸章句  
鷩鷩俊鳥也高誘淮南注亦以爲鳥名云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  
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爲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劉逵吳都賦  
注引左傳作驪驪水經注作肅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  
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  
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詒**韓非子內儲篇作齊中大夫御  
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閤乞肉焉**詒**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  
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鐘人於門內鬻廣君  
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閤無禮甚矣奪之杖以敲之**詒**按  
說文殳部有敲云擊頭也从殳高聲孫愜音口卓反支部有敲云  
橫擗从支高聲孫愜音口交切今釋文敲作敲轉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閤以餅水沃廷釋文餅本又作瓶邾子

望見之怒閤曰夷射姑旋焉**詒**韓非子曰捐水郎門鬻下類溺者  
之狀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詒**高誘淮南注廢頓

也按杜注廢隋非義訓爛遂卒**詒**鄭元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

烈蒸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絜諸本作潔今以石經釋文改正

故及是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盟於郟修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劉炫以社稷動為軍行最是杜注云國遷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

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說文釁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服虔云謂會同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服虔云載書使蔡在衛上史記集解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

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本按

本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諸本作藩

從釋文石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爾雅詩毛傳並

云尹正也杜本分魯公以大路大旂賈逵云金路也史記集解

夏后氏之璜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及逸禮云半璧曰璜按鄭

康成注周禮亦同高誘又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第

以為美玉未知何據封父之繁弱鄭元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為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史記世家作邵陵

晉荀寅求

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

**語**賈逵云嘖

至也本疏杜取此

按說文嘖高氣多言也春秋傳曰嘖言疑此卽嘖有

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嘖大呼也訓與此文不相蒙當作嘖爲是多

言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

書疏引作純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純父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

**語**按

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

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世家作少昊**詁**說文虛大丘也賈逵云少皞

居窮桑登為帝蓋未為帝居魯北既為帝乃居魯也本疏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詁**賈逵云雜帛也史記集解績苳**詁**賈逵云大赤也同上杜

說文績赤繒也鄭眾云苳旃名也同按鄭康成雜記注引作苳詩

小雅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旄者也正義曰苳與旆古今字故

定四年傳云苳苳旃旆亦旆也據鄭注孔疏是績苳古通經典異

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多旃旆**詁**賈逵云通帛為旃析羽為

旃同上按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周禮曰通帛為旃旃游

車載旃析羽注旃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詁**賈逵云鐘名同上杜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潛夫論引作茶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

土略**詁**說文畛井田開陌也略經土田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

北竟釋文圃本亦作甫同**詁**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之本疏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

曰鬻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殷民六族按賈公彥

周禮司約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

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義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

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按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

非**說文**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陪益也詩毛傳敦厚也祝宗卜

史備物典策釋文策本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籒**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

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籒按今本作策非作

筴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官司彝器因商

奄之民**說文**奄國在魯鄭元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

**說文**竹書紀年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按所云命以伯禽

者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

王室註賈逵云其毒間亂本說文其毒也惠棟云其當訓為教宣

二年注訓言管蔡間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間以圖王室張衡西

京賦云天啓其心人其之謀與傳合意左傳其字凡四見宣十二

年傳楚人其之當依說文作界哀元年傳少康其澆當訓為毒廿

七年傳趙襄子其知伯當訓為忌小爾雅云此傳當訓為教小爾雅云

其教也杜惟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註按蔡當從說文作業已見前以車七乘史記作輿徒七十人其

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

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說文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

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註史記管蔡世家作冉季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

冉或作邾按國語曰冉由鄭姬賈達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

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

那與邾皆音奴甘反正義曰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邾音同丹國

名也季載人名也衛康叔世家作冉季按聃之爲聃那之爲邾爲

那皆轉寫之譌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註考工記時文思索鄭元注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

法者杜本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註說文作砮詳見昭十

五年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註按服虔

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

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其間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註說文沿緣水而下也杜本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註墨子非攻篇曰吳闔廬次注林

出於冥隘之徑按冥隘即冥阨釋文阨本亦作隘音同史記無忌

說魏安僖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曰即江夏郡鄖縣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註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

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水經按杜注非是辨見集中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註京相璠曰柏舉漢

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詁爾雅覆察審也廣雅覆索也

索索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詁高誘淮南注略道也杜本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

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詁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五年御覽杜取此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詁賈逵云無爲亂始同無怙富無恃寵詁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

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沈人不會

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

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鼈爲吳太宰

詁史記作楚誅伯州犂其孫伯鼈亡奔吳吳以爲大夫按史記與

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犂李善

文選注引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喜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鼈字雖不同其人一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

士人所止者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註服云

畀我季芊之字釋文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字也禮婦人

許嫁笄而稱字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

本疏按世族譜以季芊畀我為二人今攷當以服說為是顧炎武云

下文但稱芊知非二人涉註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

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註賈

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眾使王

得脫本疏杜說文象長牙鼻南方之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註越絕書子胥妻楚王母孔子固貶之矣惡其妻楚

王母也按鞭平王尸及妻楚王母傳皆不言或尚為賢者諱子山

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註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

焉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取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東地水經注

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

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卽此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

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

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

按水經注潁水下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

昌戰於清水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於柏舉從之及於清

發蓋潁水又兼清水之目矣今攷清發當在今德安府安陸雲夢

二縣界皆漢時安陸縣境也杜不言所在故采道元注補之將擊

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

諸文滋埤增水邊

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史記作子綦說苑同逃王而已

為王曰以我與之史記作子與同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

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韋昭國語注

鳩安也杜略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鑣金初宦鑣字宦字並從石經及釋文改於子

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服虔云楚大夫王孫包胥史記

集解按戰國策作焚冒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又作樊冒勃蘇今攷

焚冒勃蘇即申包胥音之轉焚與申胥與蘇皆同音包字急讀即

為冒勃至焚又作樊亦以音同而轉也吾友莊進士述祖云申包

胥楚之公族焚冒即楚之先蚡冒其後為蚡冒氏猶若敖之後為

若敖氏也潛夫論伍氏亦楚之公族故亦為王孫氏其亡也謂申

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史記伍子胥傳復作覆高誘淮南注亦同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二戰皆傷曰  
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說文剄刑也藏其身而以

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子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服

虔云鄖楚邑史記集解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服虔云父蔓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文選注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矜寡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兩引詩矜作繆疆禦作強圍惟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

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

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服虔云隨楚與國上吳人

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服

韋昭國語注獎成也杜本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註顧炎武云房疑即防字古下

字作自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

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為吳防侯字亦

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卷

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按文選謝莊月賦徘徊

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寐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

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據此則房之為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釋文

與本又作璠

註說文璠與魯之寶玉高誘曰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

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與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

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論語及家語並作弗擾註潛夫論公山氏魯公族姬

姓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泄為費

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戰國策作子滿新序同子虎帥車五百

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

**詁**淮南王書引作吳爲封豕修蛇蠶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蛇

喻貪也新序引作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

楚按淮南志長作修蓋避厲王長諱以荐食上國**詁**爾雅荐再也

按杜注數也義亦同虐始於楚**詁**高誘注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

次至秦也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

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伏作休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書武成疏引作歸粟

于蔡以調急矜無資也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資字下亦旁增一也字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

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

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欲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

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湓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初

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

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

石經王字上旁增楚

字非唐刻將涉於成白語酈道元云沔水又東南與白水合水出竟陵

縣東北聊屈山一曰盧屈山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

白謂是水者也藍尹豐涉其帑語世本楚大夫涉其帑按此則豐

帑為二人惠棟曰據外傳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

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

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

乘以救楚註按淮南子修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與

此不合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註

賈逵云稷楚地史記集解大敗夫槩王于沂註史記伍子胥傳曰

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杜注稷丘地名在郊外按

左傳並不作稷丘其引杜注字句亦不合蓋誤以裴駰集解為杜

注也吳人獲遺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

楚為堂谿氏註潛夫論堂谿谿名在西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

谿亭廣韻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為棠谿氏堂堂古字通吳師敗

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以啟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

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

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詁賈逵云舒鼎

鼎名昭兆寶龜本定之輦鑑釋文輦又作盤苟可以納之淳化本無以字疑衍擇用

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

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

和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

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

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

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

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

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詁按呂覽引作小帷子釋文



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泄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一本或有大小者涉下文而誤耳

**註**董遇曰問城高厚丈尺也

本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註**王肅斷小大何知爲

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

高厚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

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

本

按上問高厚弗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

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

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

報觀虎之敗也

諸本敗誤役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

矣感字照前改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猶辟僖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於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服虔云陽

關魯邑史記集解陽虎居之以為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

于窮谷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

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

瑱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

本又作帷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注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郢於郢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也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註按襄四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則作陽為正揚陽容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註服虔云郢楚邑

史記地理志南郡集解

若原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郢其音同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

伐馮滑胥靡負黍註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

里世謂之黃城也水經注杜同此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感

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

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

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

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石經代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地理志河

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

求成焉乃止諸州按昭七年傳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尚屬樂

大心未可知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風俗通郛亦謂之郭郭者

亦大也初學記主人焚衝說文作壘云陷陳車也高誘淮南王

書注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

馬褐以救之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遂毀

杜本

之主人出師奔賈逵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

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釋文夷作

莫疑刻本之訛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冬

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

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詁惠棟曰坐為坐作列

為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行列曰顏高之弓六

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

人俱斃詁說文斃顛仆也斃或从歺杜本偃且射釋文一云偃且

此子鉏中頰禮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

仆是前覆偃是卻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射

也廣雅偃僵也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詁服虔

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

文作擊馬融長笛賦云探擊拔臧李善注引廣雅曰按按之也惠棟曰挽經傳皆作擊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游俠傳曰搯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腕字今傳作挽者儀禮士喪禮曰設決麗於擊鄭康成注云古文挽作擊史記樊於期偏袒搯挽索隱曰挽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諾語之語廣雅諾恥也此杜本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

備也本疏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為長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

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

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

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

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

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

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本疏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釋文鄭本

又作甄說苑亦同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按衛

侯之手及搃說文按推也春秋傳曰按衛侯之手擊手擊也按

說文推排也排擠也是按有排擠之義故杜注按擠也搃當從說

則昨蓋諧字之誤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公羊傳作

臨南驃馬

**詁**高誘淮南王書注怒讀如强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

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

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及衢而騁**詁**說文四達謂之

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

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

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

**詁**說文徵召也按說文从釋言

杜本

陸粲附注後錄云

按上文林楚曰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陽虎自言當云



魯人聞余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徵死徵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  
而歸之子言辨舍爵鄭元禮記注辨徧也杜本於季氏之廟而  
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應劭曰左氏傳

陽虎入于鄆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 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

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歆殺鄧析文選注引而用

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

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詩作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漢書引召伯所茇說文

廢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廢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聽矣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蓄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語** 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鏗其軸 **語** 說文鏗鏗也按爾雅釋詁契滅殄絕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爲契邢昺疏引左傳及杜

注並作契則缺似當作契爲正說文契刻也廣雅同杜本麻約而

歸之載蔥靈詁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尚書大傳曰未

命爲士不得有飛軫鄭元注云如今窗車也軫與靈古字通按說

文軫車軫間橫木从車令聲軫字注云軫或从靈司馬相如說今

左傳作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

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詁韓非子曰

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

人國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

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秋齊侯伐晉

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

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者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

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詁

說文斬當膺也按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曰游環斬環也晉車

千乘在中車註按杜注非管子曰築五鹿中車鄴者二城相接也

是中車在鄴與五鹿之間趙獻侯徙都中車即此今考中車城在

湯陰西二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鄴西牟山為趙中車者是矣衛侯

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註說文變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龜變不

兆讀若焦按今本變作焦義通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

其半敵矣乃過中車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水經注引亡在中

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

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襍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

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註詩毛傳皙白也說文齧齒相

值也一曰齧也春秋傳曰皙齧按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杜

時本尚作齧可知後乃誤作皙耳惠棟曰傳遜云皙白皙齧以巾

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皙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

幘字說文引作幘今按顧炎武引傅氏云云惠氏亦引之檢傅書

並無此條蓋惠承顧之誤又說文收幘字明非後出之字惠氏以

幘為幘之省文亦未的而衣狸製說文製裁也服虔云狸製狸

裘也詩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惠士奇云左傳狸製注云裘此云紵絺非裘也乃衣耳

裘名為製不見經傳杜注誤惠棟云傳云狸製故注云裘狸裘也

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

皆望文為義然以製為裘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吾貺子爾雅貺賜也杜本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

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為齊有故齊得優其為役也疏本

乃得其尸公三褫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之儀禮士喪禮疏引傳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按當是服注

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實夾谷 **註** 服虔云地二名 水經

注 孔丘相犂彌 史記孔子世家作犂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

勇若使萊人 **註** 服虔以為東萊黃縣是 史記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註** 廣

雅裔遠也 此杜本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 **註** 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

從齊師 本疏 按不書盟賈據宣七年黑壤例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註** 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 周禮服

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王肅以為犧尊

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本疏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

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本說文秕不成粟也稗禾別也此用秕稗

君辱弃禮各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己也乃

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註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

名山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史記集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釋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燿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

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

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

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

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釋文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

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

於齊

於字从石經改正

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



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郡國志東平國無

鹽本宿國任姓此杜同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按杜注云物識也周禮闈人職曰潛服賊器不入宮注云

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惠棟曰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

冀傳曰刻其毛以為識是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宋公子地嬖蘧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地理志引作

駟馬曰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予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詩

毛傳廷誑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

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

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其正與大公子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

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

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甯為無勇仲由為季氏宰

**註**服虔云仲由子路史記集解將墮三都服虔云三都三家之

邑也同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以襲魯公與三子註服虔云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同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註酈道元云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

雖奔夷猶高數丈水經注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詁服虔云人有

入及公之臺側同仲尼命申句須樂頎詁服虔云魯大夫同上杜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詁服虔云公斂處父成宰

也同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釋文一本

詁陳樹華曰昭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

氏史記作偽讒是皆為讀偽之證定八年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於偽反依注似

應讀為偽也此處傳文作為故杜注云陽不知若本作偽則無煩

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為漢書郊

祀志日間之果為史記封禪書作果是偽書是又為即偽之證我

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

曰不可邴意茲曰史記作乘意茲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

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

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

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

吾舍諸晉陽史記衛貢作衛氏**註**服虔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

五百家鞅置之邴鄆又欲更徙之晉陽史記集解午許諾歸告其父兄

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邴鄆**註**服虔云午之諸父兄及邴鄆中

長上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乃使告邴鄆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

稷**註**服虔云稷午子同上涉賓以邴鄆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

邴鄆邴鄆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邲鄆將作亂董安于聞之戰國策作董闕安于韓非子作董闕于淮南王書作董闕於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

害於民甯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

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

於范氏史記作范皋夷側室子服虔云皋夷側室子同梁嬰父嬖於知文子同

賈逵云梁嬰父晉大夫也同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同服虔云荀

躒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同賈逵云

范中行趙也同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史記作均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史記躒作不

多作魏後又作魏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

子多按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二子

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勿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註服虔云以其罪輕于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註

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傳作發

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

成云朱春秋作戌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

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富

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

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

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

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甯趙氏定將焉

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

石經知字下增范氏二字非唐刻不必從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

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

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謂賈逵云死

罪人史記集解鄭衆云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上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  
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涇去橋李七里

**註**按橋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等是也疑

古卽有是名此傳涇或當作涇蓋去橋李城七里均屬水鄉矣夫

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

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 諸本皆脫也字 **註**按地理志東郡范

縣圖經晉大夫士會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司馬彪郡

國志曰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卽秦亭也

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魯之助范氏亦出於不得已上年城

莒父及霄亦然皆魯之西境與范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鮒小王

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

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



朝註賈逵云南子宋女

史記集解杜取此

會於洮註

服虔以會於洮屬上

為義言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

本疏

天子蒯瞶

獻孟子齊

史記仲尼弟子傳作黃瞶按蒯黃通檀弓屠蒯作杜黃可證也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

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註

說文豬豕而二毛叢居者豨牡豕也小

爾雅及鄭元禮記注艾老也

杜本此

天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史記速作邀

註賈逵云戲陽速天子家臣

史記集解杜取此

從我而朝少君

釋文本作小君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天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天子則禍余天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註

趙岐孟子注戕猶殘也虞翻易注戕殺也

杜并用此若殺

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

信義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

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註按金史地理志衛州蘇門有百門  
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即百  
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註漢書五行志作子贛師古曰贛

音貢按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字注云賜也从貝護省聲子

貢名賜自應作贛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

並作贛蓋後人傳寫之譌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註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

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  
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  
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註按  
襄當訓舉薛綜西京賦注襄舉也若杜訓作成恐非本義禮也  
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傳詁十九



春秋左傳詁二十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詁說文栽築牆長板也春

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杜本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

素蔡人男女以辨詁按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班或作

辨史記辨於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也襄廿五

年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使疆于江汝

之間而還詁服虔云蔡使楚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

割地以賂楚也本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詁賈逵云夫椒越地史記按說苑作夫湫湫與椒古字通報樵李

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外傳及史記吳世家保並

稽國策作保於會稽之上詁賈逵云會稽山名上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

在南此杜本使大夫種因吳大宰誣高誘淮南王書注大夫種姓

文氏會稽鄞人按誘注呂覽又云種楚郢人今呂覽本訛郢為鄞

又為鄒並非也錢少詹大昕亦定為郢人說文誣大也春秋傳吳

有大宰誣以行成史記服虔云行成求成也集解吳子將許之伍員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釋文去疾本又作去惡按戰國

策引作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蓋此二語乃逸書也與今

偽秦誓不合昔有過澆賈逵云過國名也殺斟灌以伐斟鄩

賈逵云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故曰滅夏后相也

同滅夏后相汲郡古文云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

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公羊傳曰君死

於位為滅服虔云夏后相啓之後史記按正義襄四年傳云澆用

師滅斟灌此云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后

緡方娠賈逵云緡有仍之姓也說文娠女身動也春秋傳曰

后緡方娠按漢書注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

康曰娠音身廣雅娠身也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詩生民疏引作

后緡方震郭璞爾雅注娠猶震也是一本又作震逃出自竇歸于

有仍古今人表作有仍師古曰仍音仍潛夫論引此作奔於有仍生少康焉服虔云后緡遺

腹子同為仍牧正王肅云牧正牧官之長上同甚澆小爾雅甚

忌也說文甚毒也杜本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賈逵云

有虞帝舜之後同為之庖正王符引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賈逵云綸虞邑上同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

康邑杜本有田一成賈逵云方十里為成上同有衆一旅賈逵

云五百人為旅同上杜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趙岐孟子注兆始

也杜本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云因此基業稍收夏遺民餘

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使女艾諜澆王符引說文諜軍中反

間也韋昭國語注諜候也杜本使季杼誘豷廣雅誘致也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祀夏配天服虔云以蘇配天也同上

失舊物詁賈逵云物職也同上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

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

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釋文俟本又作埃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

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詁

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

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

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之必鋪獸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

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

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

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

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檀弓疏引傳陳人下多有田二字逢滑當



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

言芥草也廣雅同

杜本

是其禍也

吳志賀循傳引云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敝於兵暴骨如莽

足利本後人記曰異本莽上有

草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

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齊

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

說文彤丹飾

也鏤剛鐵可以刻鏤

杜本

按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彫一本亦

作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蓄癘親

巡孤寡諸本巡下有其字今从石經本刪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註**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本按何

休公羊注分半也杜注云徧非本訓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

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

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說苑引作夫差先自敗已釋文云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安能敗我冬

十月諸本作十一月今从石經刪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

侯遊于郊子南僕**註**賈逵云僕御也史記集解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註**服虔云郢自謂己無德

不足以污辱社稷同上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註**服虔云

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本鄭司農云卿大

夫士皆君之所揖周禮注杜本此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

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水經注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

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使大子統八人衰經偽自

衛逆者服虔云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大子也告於門哭而

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

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

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

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惠士奇曰詢宜屬上讀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

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按今說文本引作上大夫受郡誤

今考水經注引說文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可以證

今說文刻本及高誘注之失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志父無罪註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

舊猶書趙鞅釋文章昭國語注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君實圖之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鄭元禮記荀卿子曰

罪人之葬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屬辟素車樸馬註荀卿

子曰若馭樸馬楊倥注未調習之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

將戰郵無卹御簡子古今人表作郵亡服虔云王良也本疏衛大

子為右登鐵上水經注引傳作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水經注望

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廣韻引**說文**

糶縈束也廣雅糶束也按糶縈字同杜本吏詰之御對曰疔作而

伏**說文**疔有熱瘡也廣雅疔瘡也杜本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鄭衆周禮注引作無破骨無面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說文**音

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注言不敢請歸之神也佩玉不敢愛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爾雅**斃踣也鄭元禮記注斃仆也杜本爾雅獲

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

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

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

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弋說文弋弓

衣也杜本嘔血外傳作絡血釋文嘔本又作啞語廣雅嘔吐也杜本鼓音不衰今

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

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外傳作兩靽語

說文靽引軸也吳泄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

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

女語鄭司農周禮注庀具也杜本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語檀弓有子服伯子鄭元注云蓋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

伯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釋文本又作轄同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語爾雅鬱氣也攸所

也火氣出之所也惠士奇曰襄九年奔火所意亦同杜注不明晰

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按杜訓悛作次無此義訓疑當

從方言悛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

功者下則羣臣遂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悛遂字同助所不給有

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服

虔云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為象魏御覽杜曰舊章不可

亡也說文應劭風俗通引曰舊章不可無也按此則亡當讀為無陸

氏無音蓋讀如字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高誘淮

注引此瀋說文瀋汁也春秋傳曰猶拾瀋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

汁為瀋於是乎去表之稟稟从石經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

其桓僖乎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祀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

災知其為桓僖也史記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

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莊子外篇法篋

萇宏脛釋文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脛裂也韓非子難言篇亦云

萇宏分脛淮南王書萇宏鉞裂而死一云車裂而死司馬云脛剔

也一二云剗腸曰脛按崔本或作施字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

山氏義當同雜篇外物又云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

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正常本

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說文郛

郭也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

士臯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詩毛傳承止也按



易繫辭傳云小人不威不懲字亦作承廣雅懲恐也蓋諸大夫懲  
前事欲止其行耳二義並通杜注云承音懲反覺迂曲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  
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  
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从釋文石經改正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  
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  
關曰吳將沂江入郢三倉逆流行水曰沂衆經音義杜本此將奔命焉  
爲一昔之期廣雅昔夜也穀梁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

**霍**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水經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

南同上杜本此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

**註**京相璠曰南鄉浙縣有故豐鄉春秋所謂豐析也水經郡國志

南陽郡析有豐鄉城杜同與狄戎以臨上洛地理志宏農郡上

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水經注

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司軍於菟和右師軍

於倉野者也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水經注引作晉楚之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諸京

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水經注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

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耳京相璠

說甚明杜注誤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諸服虔云三

戶漳水津也史記正義竹書紀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郢鄲道元云

春秋之三戶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秋

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

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也廣平國

任師古曰本晉邑常山郡關按後漢改樂城縣鄗世祖卽位改名  
高邑說文鄗常山縣逆時陰人孟壺口註地理志太原郡于孟晉大  
夫于孟丙邑上黨郡壺關按逆時當卽漢曲逆縣水經注引左傳亦  
作曲逆云中山曲逆也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註地理志趙國柏  
人師古曰本晉邑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註

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惠棟曰王勝卽王生也古

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  
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註服虔云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

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御覽諸子鬻姒之子荼壁註服虔云諸子

諸公子鬻如景公妾也淳于人所納女茶安孺子同晏子春秋淳

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史記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田完世

家作芮子按惠氏云淳于人未詳所出豈未見晏子耶諸大夫恐

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語服虔本

上無大字為子為大子也茶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子一旦

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語服虔云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

虞惟恐疾疾在其間今無疾疾何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公疾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語服虔云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

子高偃之子高張也同按今本作高偃實羣公子於萊釋文羣

服虔云實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及史記秋齊景公卒冬

十月公子嘉史記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史記公子陽生來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史記三不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史記無之字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史記何作胡

**註**服虔云萊人見五公子遠

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

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

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云不解

于位民之攸墜

諸本非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

詩作違

命以多福

**註**按此約詩意言之故與詩本文不

同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

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僞事高

國者每朝必驂乘焉

史記驂作參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

**註**廣

雅偃蹇天橋也王逸楚詞章句偃蹇高貌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

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

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

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  
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服虔**

云圍晏嬰之子

上同 秋七

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  
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

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

釋文辭本又作辭說

文辭不受也受辛宜辭也辭籀文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聞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師閉塗

史記作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

作壁陸榮附注曰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

逆越女之子章

**服虔**

云閉塗不通外使

也越女昭王之妾

史記集解杜本此

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

說苑引作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說苑引作楚子乘駟

東而問諸太史州黎

**詁**鄭司農云太史主天道

周禮注

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

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

本疏

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勿禳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

祭不越望

**詁**服虔云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

史記集解

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

**詁**按家語作沮漳文選注云睢與沮通地理志南

郡臨沮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應劭曰沮水出漢

中郡房陵東入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

釋文或作天道非

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

而亡

**詁**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

云太康時也本疏逸書滅亡謂夏桀也本疏五按杜注取此黃仲元

云服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為桀時今考孔氏正義據梅賾

偽書博學如陸德明亦未省察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冀九州中謂

今四海之內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八月齊邴意茲

來奔陳僖子史記作田釐子使召公子陽生註賈逵以傳文相連為遺意

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本疏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

告之故闕止知之戰國策引作監止史記同**註**史記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

之宗人也惠士奇曰呂覽以闕止為宰予高誘云宰予字子我史

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先待諸

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

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



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

賴

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蓋安與晏古字通也

語

郡國志濟南郡管縣有賴亭去鸞姒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

駘

賈逵云駘齊邑

史記集解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

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

此杜本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賈逵云周禮王令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史記集解

以為天之大數

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勿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

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

周禮後漢書注引傳治並作持

**註**王肅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衣也

疏本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

飾

**註**

說文贏袒也按說文贏或从果故今本轉作贏潛夫論又引

作保今攷釋文贏本又作保蓋本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鄙

以吳爲無能爲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

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水經注引合地理志九

江郡當塗應劭曰禹所娶塗山國也有禹墟杜本執玉帛者萬國

**註**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卽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

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

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註**服虔以二句亦謂孟孫之言謂諸

大夫誠共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至**註**鄭司農

云柝戒者所擊也周禮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註**

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有茅鄉城杜同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地理志魯國騶嶧山在北按嶧繹古字同

杜同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應劭曰負瑕在

瑕丘縣西南水經注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

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

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

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

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服虔云衆君子

諸國君本立于社宮賈逵云社宮社也史記集解鄭衆云社宮

中有室屋者上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註服虔云以小加大水經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諾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諸本並脫陽字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爲邾故史記作騶又作邾索隱云騶與邾通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註按後漢書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注引左傳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注中難字蓋涉漢

書本文而誤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

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泄對曰魯雖無

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說文漚久清也惠棟曰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漚管

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何故使吾水滋說文茲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按石經及諸刻本並作

滋陸氏不引說文但言字林云黑也或字林作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諸本於作于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詁鄭元

詩箋云載猶戴也惠棟曰劉炫以負載為負戴器物說較杜為是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

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

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

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柝之以棘詁說文柝以柴木槿也从木存聲

本又作存此杜本廣雅柝柝也柝今作籬字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

為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閻丘明來涖盟且逆

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

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闔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釋文綽本又作卓同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

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

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註**

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

射陽湖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

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

入淮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註**服虔云北南行適火卜法橫

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北而細曲者為



水本疏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爲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

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

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二二三之需三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

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

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 **說文倣**

戒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

南鄙師於鄆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說文服**

虔云諸侯相臨之禮 史記集解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

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

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說文廣雅**云襲重也 杜本行也於是乎取犂及

轅註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水經注毀高唐之郭侵及

賴而還註服虔云賴齊邑史記集解秋吳子使來復傲師冬楚子

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

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諸本丕皆作平依前傳改註郡

國志濟北盧縣有清亭此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御字從釋文改季孫曰不能

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字下石經旁增哉字係後人所加

不可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

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

釋文丈夫或作大夫非是

也退而蒐乘孟孺

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

**詰**

劉敞春秋權衡曰按有子當作子有子

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

之矣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

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

家語作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

杖而息禮記檀弓作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孔疏云禹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于郊

禮記作戰於郊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

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詰**

按孟之側字反與楚大夫子反名側同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

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

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泄子羽銳敏高誘戰國策注銳精也毛

詩傳敏疾也此杜本我不欲戰而能默釋文本泄曰驅之公為與其

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禮記作與其鄰童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

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腹脯焉釋文腹亦

作說文糗熬米麥也脯乾肉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

壬申至於贏地理志博縣贏縣並屬泰山郡中軍從王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

與閻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殞賈逵云虞殞遺殞歌詩  
本疏杜陳子行命其

徒具含玉釋文本又作哈初學記引亦同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詩毛傳八

尺日尋杜本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

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

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

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元纁釋文別本無之字說文

纁衽衣也按杜注製薦也未知何據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

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烈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說服虔云豢

養也穀食曰豢杜取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註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

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其柔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註王肅云石

田不可耕史記集解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

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註服虔云

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同則剿殄無遺育無俾

易種子茲邑註孔安國書傳剿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杜本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註服虔云鮑氏齊大夫同按史記說苑吳越

春秋並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是

則子胥實身自使齊杜注私使人至齊之說非也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鏤以死註服虔云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按荀子成相篇

劉而獨鹿乘之江宥坐篇又云子胥磔姑蘇東門外按屬鏤獨鹿

音同吳語盛以鴟夷而投之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將死曰樹吾

墓櫃史記櫃作梓世家列傳並同櫃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妻之註服虔云孔文子衛卿也上同疾使侍人誘其初妻

之娣寘於墜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

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

使室孔媾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

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

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釋文慙作整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

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

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

事則嘗學之矣註賈逵服虔等注並云夏曰胡本疏杜禮記明堂

位周之八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

能擇鳥註服虔云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史記集解杜文子據

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家語訪將止魯人以幣召

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註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

稅并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本疏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



盟詁

賈逵云尋温也

論語

按言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

杜取服說言尋之言重也義亦通然賈義為長矣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詁服虔云尋之言重也温也寒

歎也亦可寒而歎之

儀禮疏禮記疏並同杜取此

按儀禮有司徹篇乃執鉞尸

鄭注云古文燄或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燂也亦可寒也

賈疏云大記或作燂者按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

作燂又引服注云云杜注本諸服氏惟尋有温義杜所未取鄭引

傳直作燂字則漢人訓如此與下文寒字對也乃不尋盟 吳徵

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

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詁說文標擊

也廣雅同

此杜本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

**註**

說文噬啗也喙也廣雅噬

齧也按杜注本廣雅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

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註**鄭元周禮注藩盾盾可

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按杜注雖本廣雅然究不若鄭義為得

其實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

歸餼

**註**

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

本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

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嚭

諸本無嚭字今从石經增

乃請束錦以行語

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

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

**註**章昭國語注墮毀也

此杜本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

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

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

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詁毛詩傳火大火也杜本猶西流

司歷過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詁按

郭忠恕佩鱗岳岳二字注云上五咸翻山高兒下尼輒反地名則  
當讀作聶僖元年次於聶北說文引作岳北或岳聶古字通集韻

岳逆吸切音岷地名春秋取宋師於岳據此則聶爲岳之誤審矣

今定作岳字下皆同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

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詁說文郟周文王子所封國按春秋

時郟邑屬宋延蓋郟邑大夫也以六邑爲虛 夏公會單平公晉

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詁顧炎武云

隊即古隧字吳語句踐命范蠡古庸率師沿海沂淮以襲吳蓋越

兵入吳一襲淮一沂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王書

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誤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

旗曰註郡國志會稽郡姑末劉昭注左傳為姑蔑杜同吾父之旗

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

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註服虔云惡其聞諸侯史記

集解杜自到七人於幕下註服虔云以絕口同上杜秋七月辛丑

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

呼司馬寅外傳作董褐註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本曰日盱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

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註**

賈逵云外傳曰吳先敵晉亞之

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同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

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

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

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註**地理志陳留郡

東昏劉昭注郡國志引陳留志曰故戶牖鄉

杜本

謂大宰曰魯將

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

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

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兮詁廣雅繫聚也

李善引倉頡篇亦同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晚之

詁說文晚表視也廣雅晚視也杜本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詁按庚癸吳越之市語也越絕書計

倪內經庚貨之戶曰積比疏食故無賈又云壬癸無貨蓋庚癸食

之最麤者耳與上句麤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王欲伐宋殺其

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

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史記作獲獸詁賈逵云

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

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同上

又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史記集解王肅云

杜取此

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本地理志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

兗州藪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服虔

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

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本疏史記集解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

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云闕止子我也史記集解及

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史記御鞅作賈

逵云鞅齊大夫也同上杜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

夕賈逵云即闕止也史記索隱服虔云夕省事集解陳逆殺人逢之

服虔云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同上遂執以入

陳氏方睦服虔云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同上使疾而

遺之潘沐服虔云使陳逆詐病而遺之同設文潘浙米汁也鄭

元禮記注潘米瀾杜本說文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於陳宗服虔云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初陳豹欲為子我賈逵

云豹陳氏族也同上杜使公孫言已賈逵云公孫齊大夫也同上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

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

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

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服虔云言我與陳疏遠也同且其違者

服虔云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

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云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同上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云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同上夏五月

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云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



故四乘上同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詁服虔云成子兄弟見子

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上同侍人御之詁服虔云闔豎

以兵御陳氏上同子行殺侍人詁服虔云舍于公宮故得殺之上同公

與婦人飲酒於檀臺詁服虔云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上同成子

遷諸寢詁服虔云欲徙公令居寢也上同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

曰詁服虔云齊大夫上同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

猶怒將出詁服虔云出奔也上同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詁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

也本疏乃止子我歸帥屬徒各本脫帥字從石經增入詁服虔云會徒衆史記按

服注徒字上似脫屬字攻闐與大門詁服虔云宮中之門曰闐大

門公門也上同按服用爾雅釋宮文後漢書注引爾雅又云宮中小

門謂之闐此云闐與大門是闐為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詁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杜豐丘人執之以

告殺諸郭關服虔云齊關名上同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云

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上同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及彫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

云子方將欲奔魯衛也上同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服虔

賈達云陳氏邑也上同史記齊世家常執簡公於徐州索隱徐字從

入說文作邠音舒戰國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

舒州是時屬齊按舒徐邠古字通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

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地理志山陽郡薄臣贊曰

湯所都按此卽南亳也亳薄古字通故公以爲宗邑乃益鞍七邑

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

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  
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  
澤有介麋焉

麋或作麋从石經及宋本訂  
正困學記聞引左傳亦作麋

**註**廣雅介獨也方言獸

無偶曰介玉篇同按說文麋麋也籀文作麋玉篇麋鹿屬亦作獐

陸佃埤雅麋如小鹿而美今考麋既是麋其物本小何得云介且

麋書於經又屢見於傳自當作麋爲是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

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

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

天下有先君對曰雖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

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

遂攻之子頡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

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說文春秋傳曰司馬杼字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王符潛夫論衛之公族  
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  
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阤氏葬諸丘輿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

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  
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  
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

及桐汭水經注沔水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元和郡縣志桐汭

在廣德州西五十里按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

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江已湮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說見

集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服虔云在牀

曰尸在棺曰柩本疏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廩然隕大夫之口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岳本以上

介絕句秦本以辭字為句上介屬下按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蓋謂貞子上介

耳觀下注備使云備猶副也意義自明蓋本副介宰嚭尊稱之曰

上介耳釋文云寡君敢辭上介絕句是也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

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

感大命隕隊諸本作墜从石經改正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

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

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

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

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第 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子刊本並脫子字據宋

本增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

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  
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服虔云書籍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闡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註**說文悝周也春秋傳曰孔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  
於孔氏之外圃**註**服虔云圃園 史記集解杜取此 昏二人蒙衣而乘**註**服

虔云二人與良夫大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 史記寧作甯下同 **註**服虔云家

人稱老問其姓名 同上 稱姻妾以告**註**賈逵云婚姻家妾也 同上 遂入

適伯姬氏服虔云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既食孔伯姬杖戈

而先服虔云先至孔悝所上同大子與五人介輿緹從之賈逵

云介被甲也輿緹豚欲以盟同上杜迫孔悝於廁釋文孔悝本強

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云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欒寧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服虔云季路為孔氏宰故告之同上杜

召獲駕乘車史記獲作護服虔云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

言無距父之意同上行爵食炙服虔云欒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

炙同上王充論衡車行酒騎行炙按古人皆以車騎行酒炙正義云

此句顛倒非奉衛侯輒來奔服虔云召獲奉衛侯同季子將入

遇子羔將出禮記檀弓作高子皋亦作子皋又云季子羔皋古字通賈逵云子羔衛大夫

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杜取此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史記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史記不賈逵云家臣憂不及國

不得踐履其難同上鄭眾云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



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同上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語服虔云

言食惺之祿欲救惺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子羔遂出子路入

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史記作公孫敢闔門無作毋鄭元昏禮記注古文毋爲無語服

虔云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同上按莊子盜跖篇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薶於東門之上據此則子路所入之門蓋

東門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語王肅

云必有繼續其後攻天子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鯨敵子路史記作壺鯨又作狐鯨按孟壺狐並音同語服虔云二

子蒯躄之臣敵當也同上杜取此以戈擊之斷纓史記作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語服虔云不使冠在地同上杜取此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史記作由也其死矣檀弓引孔惺立莊公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矐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

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詒**鄭司

農云誄為積累其生平之德行以錫之命而為其辭也周禮注說文

諷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諷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纍省

聲或不省作譏誄字注云謚也从言未聲是誄譏有別今經典相

承作誄而人罕知當作諷矣昊天不弔家語文選注並引作昊天不弔說文引傳作昊天不

慈疑有脫誤 玉篇亦同**詒**按鄭司農周禮解引此傳作閔天不淑莊述祖曰

古文叔與弔字形相近故經典從叔之字多作弔莊子弔詭即淑

詭是也杜注昭二十六年與此傳皆訓弔為至似誤不慈遺一老

**詒**爾雅愁疆也說文愁問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也詩鄭箋

愁者心不欲而自疆之辭應劭王肅並云愁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杜本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詒**詩毛傳屏蔽也杜本煢煢余在疚鄭

農周禮注引此作煢煢予在疚詩哀此悖獨孟子引作煢蓋古字通**詒**說文煢才緊也春秋傳曰煢

煢在疚又次字注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疚烏乎哀哉諸刊本皆作嗚呼从

前傳及宋本改正尼父無自律**詒**爾雅律法也杜本子贛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杜本按大戴記孔子語云禮

失則壞名失則昏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又誅之非禮

也家語史記漢書並作死而誅之禮記引稱一人史記漢書並作傳文亦同今刊本亦有作而者已改正稱一人史記漢書並作

余作非名也**詒**服虔云天子自謂余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集解

杜取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詒**郡國志東郡燕

縣有平陽亭此酈道元云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水經

注引作載伯姬於平陽行於延津

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五經異義曰或

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格享昭穆故無

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

為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元

之聞也以下鄭氏駁少牢饋食士大夫祭禮東帛依神持牲饋食士祭

禮也結茅為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

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

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

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孔悝祔主者祭

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又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

祔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

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主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

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按正義譏鄭非是子伯季子初為孔氏

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柩遇之曰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  
或以其車從得柩於橐中孔惺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 諸本作諒今改正 請行而

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

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註**按漢書韓王信傳李奇注引傳曰

期死非勇也以生非任也下五字未知所出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爲白公 **註**服虔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 史記集解杜注上句

取此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

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

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淮南王書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

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熊宜僚者或作熊相宜僚後漢書注亦同

按石經熊字下後人亦旁增相字不可从淮南王書作宜僚高誘注曰宜僚姓也名

熊勇士居楚市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

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高誘淮南王書承作舉勝曰不為利諂不

為威惕傅咸左傳註詔字作啗義亦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詔地

理志慎縣屬汝南郡杜本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詔服虔云欲陳

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史記期作恭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

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詁**

淮南王書九曰葉公入

風俗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按裴松之管甯傳注引傅子云

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考修之適楚自在田氏未篡之先傅

子所言恐不足據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

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詁**

賈逵云高府府名也

史記集解

淮南王書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

之粟按此則高府蓋宮中府名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

史記圍公陽作屈固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詁**

服虔云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

同上葉

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六經正誤云日作日月誤若見君面

是得艾也杜本此又艾古字同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風俗通民作人夫作無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

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

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釋文一本作使與國人如

字與謂與廢也按石經及諸刊本皆作與今仍之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淮南王書

十九日而擒白公其徒微之爾雅匿微也舍人云匿藏之微也

說文微隱行也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

室高誘注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按呂覽作法室高誘注法室司

寇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

勿言曰不言將亨亭字後人妄加四點今从石經訂正乞曰此事也从石經及宋本增也字克



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王孫燕奔頽黃氏

按頽當是頽字之誤今訂正說文頽从頁夨聲渠追切音亦同沈

諸梁兼二事諸刊本脫沈字今从石經增入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

老子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

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暨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緘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

使良夫良夫乘衷甸說文甸中也春秋傳曰乘中甸一轅車玉

篇引左傳同此杜本兩牡紫衣賈逵云紫衣君服取此杜狐裘至

祖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

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石經及諸刊本作禦今從釋文改畫一越子為左

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

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說文椽擊也廣雅詠詒

也按椽詠古字通楚辭謠詠謂余以善淫王逸章句方言楚以南

謂謏為詠又譖也呂覽曰椽崔杼之子令之爭夏六月趙鞅圍衛

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

執齊秉索隱引傳文作秉又服注云云是服注本作秉今據改服虔云秉權柄也史記而

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

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

焉子穀曰觀丁父郟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

釋文蓼本又作郟

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

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西京賦天命不滔李善注

引左傳文云滔詔古字通

令尹有感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

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衛

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說文譟擾也

登此昆吾之虛繇繇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

窺尾說文窺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按杜注窺赤色蓋取賈義

亦因音同故改從經字爲訓衡流而方羊裔焉鄭衆以爲魚勞

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本疏賈逵云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衡

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春秋疏服氏以為魚勞

詩疏廣雅仿佯徙倚也按尋賈義裔焉二字亦少逗下云大國滅之

將亡無礙其羊亡為韻也莊述祖又云裔焉二字宜向下讀高誘

呂覽注焉猶於也顧炎武云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大國滅

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詁傳遜云竇古字作窬說文亦引圭

竇作圭窬窬與踰自為韻惠棟云未有絲詞而無韻者從杜讀則

失韻矣竇字讀度又讀徒踰亦有平去兩音冬十月晉復伐衛入

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

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史記作班師注十一月衛

侯自鄆入詁地理志鄆城縣屬濟陰郡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

戎州詁賈逵云戎州戎人之邑史記集解按隱七年戎伐凡伯於

楚丘是戎邑近衛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呂覽

作殘

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之

諸本閉作閣从石經宋本訂正

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

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

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說文髡髮也髡或

從也也聲廣雅髡爲之髮

杜本此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

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

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註**服虔云起靈公子

史記集解杜取此

公會齊侯盟於蒙地理志泰

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

杜本此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

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

則彘也

**註**注云彘武伯名也魯於齊爲小國故曰彘也

周禮疏

宋

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說文鄆宋

地讀若讒按今本作劓轉寫誤蓋殷爲鄲大夫因以爲號鄲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詁汲郡古文云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

丹水壅不流按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杜注云緩瑗從子當有一誤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鄲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

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

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遠固敗

巴師於鄲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

志昆命于元龜詁陳樹華按孔疏云夏書作先與今本合陸氏釋

文云能作克二者必有一誤但書作克左傳作能義本相通疑因孔安國書傳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之文後人傳寫遂譌作先耳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衛石圃逐其君

起史記作曼專按專當作專專圃音同後刊本譌作專耳起奔齊衛

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

**詁**按此冥即冥阨在今信陽州非越地杜注誤不及乃還 秋楚

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

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

師還 吳公子慶忌**詁**高誘戰國策注曰慶忌吳王僚之子淮南

王書注又云吳王僚之弟子驟諫吳子曰**詁**服虔云驟數也詩不

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詁**地理志艾縣屬豫章郡杜本遂適楚聞

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

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

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

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

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

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諸本作之志今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

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

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說文簞笥也使問趙孟曰

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高誘曰史黯史墨也按黯蓋史墨字小徐



說文繫傳以爲墨字子黻黯黯音同古字蓋通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

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呂覽曰子胥高蹶高誘注蹶蹈也

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按據釋名高與臯通數年不覺

使我高蹈廣雅高遠也衆經音義引廣雅蹈行也唯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閻丘息曰君辱舉玉趾

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

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

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賈

逵云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集解韋昭吳語注曰今句章東海外

州也杜本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史記吳世家遂自剄死

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按杜注競遽也非義訓李賢後漢書崔駰

傳注競時謂趨時也此競字亦當訓趨賢用漢儒義訓最多此亦

當是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薛

綜西京賦注彌遠也此杜本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說文繇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繇

乎又繇字注曰繇或从鼻鼻籀文弁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

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

耀武也諸本誤作耀今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

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僨言也

**註**服虔云僨僨不

釋文

信言也字林作僨云夢言意不慧也陸粲云僨者踉蹌之義此

當作僨說文字林皆云僨夢言不慧也三蒼曰謊言廣雅云寤言

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謊寤之言耳今按說文噤字注云高氣

多言也从口躉省聲春秋傳曰噤言疑卽此僨言或傳寫有異耳

存攷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註**

服虔云生牲

禮記疏

大史謝

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

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註**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

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本疏

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 **註**

說文韞足衣也惠棟曰宣二年左傳

二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跌以下注云趙盾徒跌而下走此本書燕

飲解襪之明文也左傳古文盡為杜預所改故學者有疑義莫能

詳焉閻若璩云杜氏謂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須易為古者燕飲

解襪耳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

諸本設誤設從說文玉篇

正改 **說文** 說文說獸貌春秋傳曰君將設之玉篇同引左傳作君將設

焉廣雅設吐也按釋文作磬與說文玉篇合但字體微異耳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天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御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說文** 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

不可將適鄆註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濟陰郡鄆城彌

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

作拘同註晉灼漢書注鉤致也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

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

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

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

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

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

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

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古庸石經作古庸廿七年越子使古庸來聘宋

元明本皆誤作后  
今从石經改正

**註**按廣韻古字注云又姓左傳越大夫古庸是

一確證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

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

諸本師上衍衛字从石經刪

出御之大敗

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註**按玉篇掘胡沒切掘也左

氏傳曰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本又作掘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

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

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

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

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

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史記作公

孫

**註**史記宋世家曰宋公子特攻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

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  
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  
大史公何據而爲是說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  
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茂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  
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  
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

在虞城東南左傳遊於空澤卽此郡國志梁國虞有空桐地

杜同此

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  
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  
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

諸本今誤令从石經宋本改

說家古文瑣語



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曰臣死後五年五月  
丁亥吳亡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  
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  
焉求得已盡矣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  
寢於廬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

諸刊本烏誤烏  
宋本改正

味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  
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  
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  
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  
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  
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

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  
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  
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註**

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

若得其人則四方諸侯皆順從之矣按此則當作順甚明顧氏石

經作訓反云順非失於詳審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古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貽上

**註**

按貽上卽襄

四年之狐貽正屬邾魯之界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

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

子三日朝

**註**

服虔云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

御覽

設乘車兩馬

繫五邑焉

**註**

服虔云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

一曰兩飾同上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註按古今人表有顏濁鄒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服虔

云隰之役在哀二十三年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註惠棟曰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

蓋所據書异裴松之二國志注云古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以从聲

故也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註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

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註按杜注定九年製裘

也此又云製雨衣也皆望文生義非本訓今考王逸楚辭章句云

製裁也蓋衣之未有裏者今人所云衣片是也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

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

衷焉註廣雅衷善也杜本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註爾雅在終也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

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註

賈逵云闕隙也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公遊于陵阪註服虔云陵阪地名同遇

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

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鄗魁壘

古今人表作 鄗魁壘 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詁高誘呂覽注惡醜也杜本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恚知伯

詁小爾雅恚忌也按較杜訓爲長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

而喪之

春秋左傳詁二十